

東方閃電“四·一六”綁架事件記實

2002年4月16日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中華福音團契34位教會領袖，被自稱“新加坡哈該領袖學院”的邪教組織“東方閃電”以訓練領袖為名誘騙綁架一案，已引起海內外基督教會同工同道們的熱切關注。

此案發生後，福音團契的核心同工和受害者家屬及時向北京有關政府部門報案。當時，因政治環境的難處，為了不影響警方破案，也為了所有受害者家屬的安全，我們謝絕了海內外所有朋友們的採訪，也不曾透露4·16事件的有關詳情，敬請同工同道們理解。

至於網路和其他媒介對此事也有些報導，人云亦云，大都是道聽途說，報告的消息都不準確。不管怎樣，這些資訊卻達到了積極的果效，把綁架的消息傳遍了世界各地，以致各地教會愛主的弟兄姊妹們都為此事牽腸挂肚。許多從來都不認識我們的主內同工同道們都十分關心，多日禁食為此事迫切代禱，顯明了基督的愛是何等浩大。

在海內外同工同道們的迫切代禱下，通過警方的努力及團契同工的配合，被東方閃電邪教組織軟禁的同工們，已先後完全脫險，此案已近尾聲。故此，我們特寫此告白，向所有關心此事的各界朋友及主內弟兄姐妹們說明事情的原委，並表示誠心的感謝。

醞釀陰謀

事情發生的經過原是這樣：2001年4月28日，河南省平頂山市家庭教會的傳道人楊xx弟兄，接到河南省禹州市家庭教會的傳道人艾豔靈打來的電話，說禹州市教會李書霞姐妹的哥哥“廉xx”是很虔誠的傳道人（艾與李都是東方閃電的臥底者），剛從新加坡回來，很渴望能與家庭教會的傳道人見面交通一下。楊xx答應兩天後去禹州一趟，與廉先生見面交通。

兩天後，楊弟兄帶一位同工賈弟兄前去禹州市。在艾豔靈和李書霞的引領下，來到廉xx的一個親屬家，見到了廉先生夫婦及他的女兒廉麗麗。從談話中得知廉先生是新加坡哈該領袖學院的總幹事，他在北京、廣州還開有兩家公司。他所有的收入除自己的生活開支外全部投入在哈該神學院，而且他的妻子和女兒都在哈該神學院服事。該院與國內基督教兩會長期合作，為中國教會訓練教牧人員。廉先生說：“院方對中國家庭教會有著很強烈的負擔，願意來幫助家庭教會訓練領袖，同時，也十分歡迎國內教會的領袖去新加坡哈該領袖學院進修神學”。隨後，廉先生又向楊弟兄瞭解家鄉教會的屬靈狀況。楊弟兄介紹說：“家庭教會人數發展很快，信徒多，教牧人員少，僅有的教牧人員神學基礎較差，須要加強訓練”。廉先生得知此情，主動提出回去向院方反映，看院方能否通過正規渠道幫助家庭教會訓練傳道人。廉先生要楊弟兄先寫一份簡歷把本人的職份、家庭狀況、教會狀況、學習要求、聯繫電話、個人照片及身份證複印件交給他，並要求帶領他的同工在簡歷上簽名推薦，否則不予接收。廉先生還很希望楊弟兄能引見他與其他家庭教會的傳道人及福音團契的領袖共商訓練之事。為方便聯繫，楊弟兄給廉先生留了聯絡電話。楊弟兄為推薦信一事回到平頂山找到福音團契的領袖申xx，把和哈該領袖學院廉總幹事所交通的結果從頭到尾講了一遍。申弟兄表示訓練的事可以考慮，不過要等

到下次與廉先生見面之後再做決定。

偽裝誘騙

2001年6月，楊弟兄又在平頂山接到“新加坡哈該神學院”廉幹事的電話，說他“又回大陸了，希望能在河南省的滎陽市再次見面交通”。在電話中廉先生留下了他女兒廉麗麗的傳呼號。楊弟兄隨即打電話給申弟兄，兩人約定一起到滎陽。在滎陽車站，接到傳呼來接楊、申二位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他把楊、申二位領到市郊區的一個家庭，見到了等待已久的廉先生一家三口人。楊弟兄介紹申弟兄與廉先生認識廉先生也作了自我介紹。這次談話的內容與上次差不多，主要交談大陸福音事工的發展和工人訓練之事。廉先生說：“院方已答應可派去幾位家庭教會的傳道人到哈該學院接受為期三個月的領袖訓練。但也必需每人寫一份簡歷（附照片）與申請報告，由領袖簽字才可以生效。院方還建議為使更多的人接受訓練，可根據這邊的需要，派人在大陸幫助家庭教會訓練工人。”申弟兄回答說：“這是求之不得的事。家庭教會的領袖擔負繁重，很多人都感到力不從心，如能有機會在真理上裝備一下，這是好得無比的事”。廉先生說：“我會把你們的需要給院方如實反映，至於何時開始，有待回去與哈該院長商議之後再作決定。”分手時，廉先生還提出要將這事放在禱告中等候神施恩。滎陽分開之後，一轉眼一年過去了，沒有任何有關這事的消息，大家幾乎把這事都給淡忘了。

2002年3月4號平頂山的楊弟兄突然接到廉先生從廣州打來的電話，聽到廉先生的聲音，楊弟兄很吃驚，因楊弟兄的電話早已換號了，廉先生在電話裏解釋說，是從禹州市艾豔玲那兒知道了楊弟兄的電話。打電話的目的是想要申弟兄的電話號碼。當時楊弟兄對他有懷疑，沒有把申弟兄的電話告訴他。隨後楊弟兄立即找到申弟兄，見面後剛把事情談完，廉先生又打電話過來，楊弟兄讓申弟兄接了電話。廉先生在電話上說：“有關訓練之事院方已決定了，很有必要當面細談”。申弟兄同意帶同工一起見面。當時，楊弟兄發現，廉先生在電話中說他在廣州，可他的電話號碼卻是平頂山地區的手機號，楊弟兄隨即去移動收費處，查到機主的名子叫張紅。楊弟兄打電話問廉先生這是怎麼回事，廉先生稱張紅是他在平頂山的一個朋友，下崗後去廣州廉先生的公司做事，廉先生是用他朋友的電話打過來的。就這樣，楊弟兄和申弟兄就排除了對廉先生的懷疑。廉先生當時用過的手機號是：13837518267。因廉先生要求與申弟兄見面，申弟兄就打電話給團契的另外一位領袖申xx。他們二人就在約定的時間，趕到滎陽上次和廉先生見面的那個家庭，又一次見到了廉先生父女，同時，也見到了自稱“新加坡哈該領袖學院”的副院長愛德華·於。于院長帶來了院方的問候，說明這次院方派他來的目的，是要和團契同工們交通，再次確認一下訓練領袖的事。在交談中他們解釋說一年之久沒有聯繫，是因為院方為招收大陸神學生之事各有爭執，廉家父女頗為作難。談話的結果確定了團契需要進修的人數是34人，大家可以分批去哈該領袖學院進行學習，每批2-3人。至於訓練的時間和具體的做法，要等到與哈該院長商議之後再作決定。

集體中計

4月13號，自稱“新加坡哈該領袖學院”的于院長、廉家父女和該院財務科的女子，一起來到了河南省滎陽市再次與團契的領袖兩位申xx和張xx見面交通。于院長說：“經過一年的祈求和等待，院方希望中國加入WTO之後，宗教政策會寬鬆一些，有機會讓團契的領袖去新加坡哈該領袖學院接受訓練；但現在根據國內局勢，加入世貿以後的宗教政策反而更緊。聽說北京市政府已通過了一份宗教管

理試行草案，全國各地也都要迫使家庭教會進行登記，若不登記者將依法取締。至於去新加坡學習，辦護照需要很長時間。因此，爲了大家的需要，院方決定4月份抓緊時間在國內進行一次爲期一個月的訓練。”申xx等同工都說時間太緊，許多工作已經安排就緒，不能打亂已定的工作計劃；如果可能，把訓練時間安排在7月份。但于院長堅持說：“現在是訓練的最佳時間，再者，等到七月份，或許國內的環境已經不允許再訓練了”。當時團契的同工們因院方的迫切和誠意，就勉強答應了這次訓練。不過要把培訓時間縮短到三個禮拜。事就這樣決定下來。

于院長說：“這次和你們一起學習的有倪柝聲聚會處的同工三十多人。因爲人多不能在一個地方，爲了安全起見，院方決定把訓練的地方安排在不同的六個地方，分別是上海、湖北省鍾祥市、山東省青島市、河北省任丘市、陝西省西安市、遼寧省錦州市。”他們的理由是這六個地方有幾個跟哈該神學院關係很好的家庭，他們的親屬都在新加坡，而且這些家庭都是暗中作基督徒的。他們在社會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可以確保聚會安全。來回路費學員自付，學習期間的費用由院方負擔。每個地方的學員12位，（聚會處，即小群派）的六位，團契的六位元，目的是要團契的同工去影響一下比較保守的地方教會——小群派的同工。每個地方都由哈該學院的老師，與曾在哈該受過訓練的華人同工配搭主持訓練。時間定於4月16日報到，17日正式上課，並且他們留下了六個地方的聯繫電話。團契的三位同工商量後決定，把團契的核心同工分別安排在六個不同的地方。因爲不太瞭解該神學院的信仰背景，以防在道理上出現什麼不同的看法時好出面調解，使同工們彼此也好有個照應。于院長特別提出來要二位申老師去上海，因院方決定這次把臨時指揮部設在上海，于院長坐陣指揮。他還安排兩個助手，在六個不同的地方巡迴考查工作。

分手時，于院長特意囑咐了兩件事：一、爲了同工們的安全，院方決定這次所有參加學習的人不能隨使用自己的電話聯繫，院方爲每個地方安排一個新的手機號，大家可以共用。二、希望團契老師們在通知各地同工們的時候不要用自己的手機，因手機不安全，容易被查到，最好是用公路邊的IC卡公用電話通知，確保這次訓練圓滿成功不出差錯。

陷入虎穴

因爲時間緊迫，團契的領袖們回到鄭州，立刻分頭打電話通知各地團隊的領袖們，要求參加訓練的同工盡可能放棄手中的一切工作，由別人去做，把一個月的工作安排好，以免在訓練期間分心，並要求大家於4月16日分別趕到聚會地點。說來也奇怪，這一次所有要參加會的同工們無人缺席，全部按時到達指定地點，同工們下車後按指定的電話聯繫，然後由對方派人或開車來接。

據後來瞭解，六個地方都是在16日晚上，大約天黑之前，來了幾位新加坡老師，聲稱外邊環境緊張，或我們的行蹤被發現，或從公安局內部透露出來的消息，或我們的手機被定位等，製造恐怖的氣氛。他們利用大家的懼怕心理，提出來把我們的同工分組學習，每一組的學員由團契的兩位同工，老地方（聚會處）四個人（兩男兩女）六個人組成；另有二個老師，一個看門的，一個做飯的，每個地方共十人。第一次共分了17個地方。同時，又以確保安全爲由，把每個地方所有老師們的手機全部收走，由他們的人保管。對於他們的這種做法部分同工當時就產生了懷疑，但一想到他們是新加坡的老師，可能對大陸的政治氣候比較過敏，過分地小心而已，不可能會有別的什麼問題，因此，就消除了對他們的疑慮。

露出馬腳

4月16日至18日期間，每個地方都先後開始上課，所講的內容除上海之外，其他的地方都是大同小異。第一課都是介紹新加坡哈該領袖神學院的情況：總部在新加坡，並有六個分院，學院的辦學方針、宗旨、授課內容和方法，招收人員的條件與範圍等等。當他們提到大陸時，老師說：“我們訓練的學生人數遍佈世界各國，哈該學院訓練大陸同工比較少，共訓練過22個人。院方希望今後能多為大陸訓練領袖”。他們還說：“我們在大陸的工作多是與基督教兩會合作，惟有這一次破例，是與基督教家庭教會合作，來幫助常受逼迫的家庭教會訓練領袖。院方很希望能通過這次培訓，選拔精英，以後去新加坡哈該學院深造，再去世界宣教。”以後所講課的題目是：“新的事奉”、“新的突破”、“新的職分”、“新的異象”、“認識當前教會的屬靈狀況”、“更新”、“生命的豐盛”、“教會合一”。有的地方從創世記講到啓示錄。他們講的目的都是為以後他們要講的內容作鋪墊。

在聽課的過程中，很多同工們聽出他們所講的內容偏激。例如：他們強調生命的豐盛卻極力反對神學知識；強調教會合一卻大肆攻擊各教會。他們多講各地教會的腐敗軟弱狀況，攻擊教會的領袖們。從他們講課慣用的術語中，很多人都聽出了破綻。如“神做工”、“常新不舊”、“老舊觀念”、“正常人性”、“老宗教”、“吃喝神話”、“神的經營”、“六千年計劃”、“不合人的觀念”、“一班得勝者”、“撒但的性情”、“全宇宙的工作”、“神的說話”、“人的說話”、“加強七倍的靈”、“頂真”、“透亮”、“身量”、“神不作重復的工作”等。這些大多是李常壽的呼喊派裏面常用的術語。凡跟“東方閃電”的人打過交道的人，就能聽出他們所講的內容是東方閃電的。

失去自由

4月18至19日（除上海之外），每個地方的同工們大概都已經確定他們是傳東方閃電的人。當各地方團契的同工要求離開時，才發現已經被東方閃電軟禁了。於是，有的同工和他們辯駁；有的同工拒絕聽課；有的同工開始禁食；有的同工痛斥他們東方閃電是黑社會，手段極其卑鄙；還有的同工沈住氣只管聽話，想搞清楚他們的目的到底是想幹什麼。

團契的核心同工張xx知道上當了，但後悔已晚。可最擔心的不只是34位同工的安全問題，更重要的是在團契這34位同工被困期間，“閃電”的人會利用我們的名義再次誘騙各地教會的同工和34位同工的家人。想到這裏，不禁淚如雨下，心如火燒，向神祈禱說：“神啊，求你憐憫我們，赦免我們的無知。停手吧！我們這些年遭遇的已經夠忍受的了。我們的同工屢遭逼迫，飽經風霜。如今，又因我們心太單純，渴慕學習真理，被誘騙綁架，是生是死，將是什麼結果不得而知。現在，我們落在無惡不作的邪教組織東方閃電的手中，他們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我們這34位同工難道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在這群惡人手裏嗎？他們若趁機以我們的名義誘騙各地的教會，那該怎麼辦？神啊！難道我們這二十年多的工作就毀於一旦？如果你還顧念你的榮耀，求你保守你的眾僕人，為我們開一條出路……”

神開出路

19日上午，在遼寧省盤錦市，參加培訓的一位趙姊妹，在神奇妙的帶領下趁著一個偶然的機會，逃

出了軟禁她的房間。“閃電”的人發現後，急忙派人四處攔截。因這位姊妹路比較熟悉那個地方的路，再加上神的保守，“閃電”的人雖然找了一天的時間，也沒有找到這位姊妹；趙姊妹終於脫離了魔掌。當趙姊妹趕到家時，東方閃電的人早就在她家的附近等候她，只是沒敢對她下手。趙姊妹速打電話給團契同工說，三十多位同工全被東方閃電軟禁了，她已從聚會的地方逃了出來，並說出這三天她在裏面的內幕——講述了“閃電”把他們軟禁，對他們施行誘惑，讓她吃“藥”等。她請團契同工速速想辦法解救其他被困的同工們。在此之前，在外團契同工們還沒有意識到“哈該神學院”所派來的老師全部是“東方閃電”的人。現在得知我們三十多位同工全都落在恐怖組織“東方閃電”的魔掌之中，大家無法接受這一事實。霎時間，團契同工們和34位被綁架同工的家屬們都知道了這一消息。大家都心急如火，極其擔心親人的生命安全，因知道東方閃電的手段惡毒。各地教會的弟兄姊妹除了向神迫切禱告之外，誰都不知道該如何做？派人去找，卻又不知道被綁架的人具體地方；向政府報案，又不知道政府會怎樣對待這事。因為我們家庭教會本身都是不合法的，還常遭政府的打擊。真是左右為難，忙無所從。

同工們回憶起從教會建立直到今日所走過的路，即使是在國家打擊家庭教會最嚴厲的時候，都還沒有這麼多領袖一次性同時被抓，難道邪教東方閃電就這麼輕而易舉地將我們一網打盡？不會的！神從來不做錯事，使他的名受辱，必借這件看似羞辱的事彰顯祂的榮耀，成就祂的美意。

感謝神！祂預先安排了我們的兩位核心同工沒有參加這次的學習。4月21日團契的這兩位核心同工聚集了團契第二代同工和團契領袖的家屬們，一同商量下步的工作，會議決定了三項內容：第一要緊的是可以根據情況報案，營救被綁架的同工；第二，通告各地教會謹防東方閃電趁機破壞教會；第三，通知各地教會信徒禁食禱告，求神保守釋放被軟禁的同工們。眾人俯伏在地向神認罪、祈禱、敬拜、讚美，又彼此鼓勵，振作精神，去接受並面對現實。這些被綁架的人分佈在六個不同的省份，又不知道具體的位置，往哪里去尋找線索？當採取什麼營救措施？大家心裏非常難受，家屬們的心情更難以形容。同工們這時當然意見不同，眾說紛紜，不知所措，面對現實，大家心焦如焚。

很快的，福音團契的幾十位同工被“東方閃電”綁架的消息被傳開了。凡聽說此事的海內外教會的同工同道們都非常關心我們，都想瞭解事情的真相。有的人在為我們舉手禱告，有的同工前來看望我們，有的人來電安慰鼓勵，有的朋友們打電話催我們快去報案，有的人帶來愛心的幫助，好多人都擔心我們團契在這一劫難中如何度過。然而正當我們如此遭難之時，有些人卻趁人之危，誣謗定罪，蓄意高擡自己，欺騙海外同道等。試想，同工們的心是何等的傷痛！

決定報案

4月25日還沒有任何消息，被困領袖的家屬們完全沈浸在傷痛之中，失落伴隨著沮喪，焦急伴隨著擔心。國內外有許多弟兄姐妹們繼續催我們去報案。同工們又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報案，是以個人身份局部報案呢？還是集體報案？大家認為，無論怎樣做都會使家庭教會浮出水面。我們不知神的意思是讓我們繼續隱藏下去，還是借此讓我們從地下走出地面？自由是否也要我們去憑信心爭取呢？如果這些人從東方閃電手裏被救出來，又落在公安局手裏，那又怎麼辦呢？就是報案、去哪里報？去河南省廳？可出事地點又不在本省，更何況歷年來河南政府一直定我們為邪教，不斷地打擊。同工們猶豫不決。於是，大家又一次來到神面前，幾乎撕裂心腸地迫切向神呼籲。最後禱告的結果是大家同被聖靈所感，決定集體進京報案。同工們在千思萬緒中找到了一線希望。可誰來承擔這一沈重而又具有危險

性的使命呢？能讓服事主一生已白髮蒼蒼的老人家去嗎？能讓這些第二代的同工們去嗎？萬一有什麼閃失，他們的一家老小又怎麼辦？能讓這些受害同工們的家屬們單獨去嗎？他們又說不清事情因由……這時，團契核心同工某姊妹主動提出來要帶著部分受害同工們的家屬一起進京，代表所有受害者的家屬報案，這位姊妹的行動真猶如昔日違例見王拯救猶大民族的以斯帖。

4月26日晚上，該姊妹帶著幾位疲憊不堪的家屬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車（夜11點）。火車上那位姊妹的心情十分沉重，如被千斤重擔所壓，且不知此行是吉是凶，是福是禍，上帝是否伸出金仗。為了親愛的同工，當時她只有一個念頭，只要能藉政府的手，拯救諸位同工脫離惡人的手，死就死吧！

神施憐憫

4月27日早上到了北京，幾位姊妹孤獨無靠，連報案也找不到門路。感謝神，祂在姊妹們絕望之時奇妙地安排了一位主內的金弟兄。在他們夫婦的幫助下，姊妹們到北京市有關部門報了案。晚上，兩位姊妹代表大家與上級領導見面，說明了家庭教會的信徒30多人被邪教東方閃電（預謀一年之久）誘騙綁架事件的經過；同時，也說明了家庭教會的信仰和邪教組織東方閃電在本質上的不同。當領導們聽見這麼多人被綁架，就意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說：“你們家庭教會能來京報案，說明你們對政府的信任，知道以法律來保護自己的權益，這是十分正確的。”於是，他們連夜寫報告向上級彙報案情，並要求帶領的姊妹配合工作，提供可疑的線索。上級很鄭重地受理了這一綁架案件，迅速行動救人，並表示要對東方閃電這一邪教組織給予嚴厲的打擊。

神終於伸出了金杖，這時一群家屬們流著眼淚從心裏向神感謝，稱頌祂的名。

4月28日下午在河北任邱被困的楊弟兄和井弟兄事先商量好，由井弟兄進入洗手間把門關上，又把窗戶打開，井弟兄向外面的人高呼“救命啊，我們被邪教‘東方閃電’綁架已經十多天了，請你們去打110報警，救我們出去”。這時“東方閃電”的人沖進洗手間對井弟兄又拉又打，外面許多人看見不知裏面發生什麼事，一齊圍過來觀看。“閃電”的人見已暴露目標，馬上打開防盜門，楊、井二位弟兄就趁機逃了出來；“東方閃電”的幾個人一起出來追他們。他們跑出大院，急忙乘坐一輛計程車直奔任邱市，甩掉了後面追趕的人。路上他們尋問司機，才知道所在的地方是河澗市華北油田三處三區家屬院。二位脫險後直奔北京與報案的姐妹們見面，講述了他們的遭遇，便一同參於報案營救的工作。

5月1日報案的姊妹們從北京回到鄭州，獲知在不少地方，已有東方閃電滲透到各地教會，情況萬分緊急。為此團契的同工們一起交通，立刻建立了臨時行政小組負責團契事務；巡迴小組負責巡迴被東方閃電擾亂的教會；營救小組負責協助其他受害家屬去各省事發地點報案；大家同時分頭行動。

5月7-8日團契召開一次全國性的同工會，同工們向與會者說明了這次出事的原委，消除各地教會的疑慮，並安排如何防範東方閃電在各地的擾亂，希望各地教會同工在神家遭難、大敵當前的日子，應當同心合意堅守工作崗位，使教會的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安慰受害的家屬，營救被綁架的同工，認清仇敵的詭計，打好這場屬靈的戰爭。同工們並沒有因目前的困境而失去信心，仍然滿懷信心的要與東方閃電決以死戰。在神家遭難、大敵當前的日子，同心合意，堅守工作崗位，使教會的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安慰受害的家屬，營救被綁架的同工，認清仇敵的詭計，打好這場屬靈的戰爭。同工們

並沒有因目前的困境而失去信心，仍然滿懷信心地要與“東方閃電”決一死戰。

走出幽谷

5月9-10日，邢弟兄與齊弟兄回來了，向同工們述說被東方閃電所拘禁的前後經過。他們講到“閃電”的老師如何否認聖經，推崇“女基督”代替救主耶穌，如何用欺騙、恐嚇、藥物、色情等卑鄙毒辣的手段對待我們的同工，真是可惡之極。大家看到他們的身心靈所受的傷害，想到還在魔掌中衆同工們的處境，個個心如刀絞，更加迫切地求神保守祂的衆僕人。

5月14日，張弟兄和另外一個姊妹回來了，當他知道同工們安排好了各地的防範工作，使團契的工作仍然正常地動作時，他的心稍得了安慰。他帶回消息說東方閃電的人答應兩天內放回所有同工，大家的心情都十分高興，結果兩天後沒有一個人回來，可見東方閃電又在欺騙我們。們安排好了各地的防範工作，使團契的工作仍然正常運作時，心裏才稍得了安慰。他們帶回消息說東方閃電的人答應兩天內放回所有同工，大家都十分高興；結果兩天後沒有一個人回來，可見東方閃電又在欺騙我們。

顯明本質

在每個地方的頭幾天，“東方閃電”老師們都本著聖經講些改變觀念一類的道理。五天以後，他們都相繼公開承認他們是“東方閃電”的人，他們所信仰的是道成肉身的女基督。當我們問他們在什麼時候接受了這一道理時，自稱是哈該學院老師的人回答我們：1999年有兩個傳道人從香港去到新加坡，把神末後的這步工作傳給了哈該領袖學院的工作人員；2000年，該院副院長愛德華·於接受了東方閃電；在於院長的多方努力下，哈該院長也于2001年加入了東方閃電。從此，該院成了東方閃電征服人的隱藏據點，利用已往的聲譽征服了慕名前來學習的很多各宗各派的牧師以及天主教的一些主教與神父。而且該院還派了很多的師生去不同的國家作收割的工作。爲了這次大陸的訓練事工，該院師生禁食祈禱，費財費力，冒著極大的危險。他還希望我們不要錯過這美好時機，不要辜負院方的期望。當時我們的同工真爲哈該領袖學院感到痛心，赫赫有名的領袖學院竟然如此輕易地接受這不成體系的邪教道理，成爲東方閃電的差派中心，利用如此卑鄙的手段誘騙軟禁我們這群誠實、單純、渴慕真理的人（注：事後我們知道，這都是閃電的人借用哈該學院之名在欺騙我們）。

他們在講道時說：“人不要把神限制在自己的觀念中，神做事常新不舊，不合人的觀念，故意不按人想望的去做，而有意地回擊人的觀念。人不能把神限制在聖經裏，因聖經是死的，神是活的，神的作爲不受聖經規條的限制。比如：昔日的文士和法利賽人，盼望彌賽亞來，結果來的是耶穌，因此他們就棄絕祂，釘耶穌在十字架上。今日的教會也盼望耶穌基督二次再來提教會，結果來的不是耶穌，而是“全能神”“女基督”；不是駕雲來接教會，而是二次道成肉身在隱密處說話，結束舊的恩典時代，開闢新的國度時代，用話語審判信徒，征服人進入國度，毀滅一切不信女基督的人。因此，這時代的人也照樣不能接受二次道成肉身的“實際神”，都要落在刑罰和詛咒中”。他們完全把耶穌第一次降世時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套用在女基督的身上，爲她辯護來欺騙迷惑人。

爲了讓“女基督”名正言順地被承認，“閃電”的老師們把神歷代的工作分爲三個時代：

1· 律法時代：神的名字是耶和華。神以靈工作，用不同方式向人顯現，所說的話是律法，並透過人發預言。人的責任是守律法，結果是人守不住律法，勝不過罪。

2· 恩典時代：神的名字變成耶穌，神以道成肉身的形式向人顯現，在肉身中工作說話。人的責任是認識、相信耶穌，但結果是不信耶穌，反而定罪耶穌，棄絕耶穌。

3· 國度時代：神的名字是“全能者”、“實際神”。他們說神藉著女基督第二次道成肉身，她的工作是發表神公義的性情，向人類說話，審判神的家，征服全宇宙，降災滅世，並在全地作王。東方閃電以“實際神”代替主耶穌，以“全能神”的話代替聖經。他們說人的責任就是追隨女基督；全然順服女基督和她的話語，以致被“征服”做成“得勝者”，方能進入女基督在地上建立的國度。

通過這次經歷，我們可以肯定邪教組織“東方閃電”的目的是專一破壞信仰純正的基督教會，他們的口號是借著收割，讓萬教歸一。他們利用聖經，強解、謬解聖經，不擇手段地迷惑信徒，實屬打著基督招牌的“敵基督”信仰。

信仰錯謬

1、否認神所默示的聖經權威。他們說：“聖經是過時代的東西，是神老掉牙的說話，是老黃曆。持守聖經的人是聖經的看家狗；五經裏面有許多內容是人的東西，不是神的話；歷史書只不過是歷史資料，不是神的默示；舊約唯有摩西的律法和先知預言才是神的話；新約四福音裏面有很多內容是人的手整理後寫下的，可信度只有 80%；書信不過是人根據當時教會的情況和個人的經歷所寫的信，而不是神的話，只能當作一般屬靈書籍看，特別是保羅書信最不可靠；只有啓示錄才是神的話，而這僅有的神的話已經不夠用了，小書卷已經揭開，就是‘女基督’所說的‘話在肉身顯現’等。”他們以女基督的“話在肉身顯現”代替神所默示的聖經，實乃不折不扣地褻瀆聖經。

2、否認三位一體的神。他們說：“聖經中並未曾明說，神是三位一體的，三位一體的說法是人的理論，是教會歷史上的一個錯謬的傳統學說。神是獨一無二的，只是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身份、名稱向人顯現而已”他們還給人灌輸神曾經是“耶和華”、“耶穌”、“聖靈”，現在又是“全能神”“女基督”等異端邪說。這種邪說完全建立在李常壽錯誤的神學基礎上，目的是敗壞人對神的信心。

3、否認基督十字架的全備救恩。他們說耶穌道成肉身釘十字架的救贖工作並不完全，否則，就不用二次道成肉身女基督的工作了。耶穌釘十字架的工作是“贖罪、赦罪”卻不能使信徒“勝罪”，“脫罪性”；而“女基督”的工作是通過說話，“審判、熬煉、征服成全人”，能使人勝罪，作聖潔的得勝者。同時他們也否認基督從死裏復活這一事實。“女基督”說：“耶穌從死裏復活是怎麼一回事呢？是從肉身到死，再從死裏回到身體裏嗎？這就叫做死裏復活？就這麼簡單的事難道是事實嗎？”這一邪說完全否認了耶穌基督十字架上成就的全備救恩。

4、否認耶穌再來與信徒復活被提。他們說信徒復活是指接受“女基督”這步末後的工作而靈性復活。肉身死了的就不會再有復活，只能在千年國度中投胎轉世。論到被提，他們說：“你們以為基督還會駕雲再來接你們嗎？告訴你們，白雲是‘神的說話’，再來是‘二次成肉身’，被提是接受‘神話’，被征服進入國度。”這不合邏輯的靈意化解經，否認了復活被提與基督再來的真理，唯獨宣傳了“女

基督”的胡言亂語。

5、否認神的真實存在。他們說沒有人看見過耶和華神，只能聽見祂的說話。“見過耶穌的人有幾個呢？你們都是聽祂門徒們傳說的，你們對神對耶穌的信仰都是渺茫的，都是‘迷信’。你們信的神若是真實的，全能的，你們為何會受騙？如今落到‘女基督’的手中受審判。你們癡迷的追隨耶穌為祂受苦，傳揚祂，教會為何會有紛爭，以至於教派林立呢？你們追求聖潔，為何仍勝不過自己的罪性呢？這說明你們信仰的神是渺茫的。‘全能神’二次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發表她的性情與說話，請你們來赴天國的筵席，吃喝神話，使你們在肉身受熬煉，在靈裏被成全，跟上這步工作，成為得勝者，在國度中合一，這才顯明‘全能神’實際的一面。”他們的目的是要從人心目中除掉耶穌的形象，全盤拆毀基督徒信仰的根基。

6、否認天堂、地獄與大災難。他們說：“你們盼望上天堂，天堂在哪里？不在天，而在地上，就在這裏。你們吃喝神話被‘全能神’征服，進入國度就是上天堂。你們常說不信耶穌的人下地獄，下地獄是指什麼呢？下地獄就是你們若不信‘女基督’，聖靈就會離開你們，讓你們落在魔鬼的捆綁中。在‘實際神’擺佈的環境裏被咒詛、受刑罰就是下地獄（這指他們人為的打傷殺害，用他們自己的手為人製造的人間地獄）。”他們說“大災難”就是人反對“女基督”而遭“行政”處罰所帶來的結果。他們這樣作就是要敗壞人的信心，使人失去盼望。

7、否認因信稱義作神兒女的真理。他們說：“在恩典時代你們可以‘因信稱義’、‘重生得救’作神的兒女。但如今恩典時代已經結束，而進入了國度時代，必須轉信‘女基督’，認識接受她的工作才可以稱義。否則你們信主傳道一輩子還要滅亡。你們不能認識“全能神”是因為你們沒有脫離撒但敗壞的性情，還是魔鬼的兒女，還活在罪中，必須經歷這步審判工作才能聖潔，作神國度的長子、衆子、子民。”他們的說教顯明了閃電敵擋真理的本質。

8、否認推翻歷史的事實。他們釘罪保羅，說保羅天資聰明，被神開啓能看透說透靈裏的事；但美中不足的是因他的悖逆，很多地方直接代表天使長說話：老病重犯，以往的工作徒勞無益，最終落在神的審判之中而滅亡。他們總是有意擡高彼得，說彼得是認識神最深的人，在神面前忠心，不曾埋怨神，一生事奉都合神的心意，不曾被撒但利用過，就是約伯也不及他。教會歷史中那麼多的屬靈偉人，他們只承認勞倫斯，倪柝生，李長壽，說他們是“女基督”來世的開路先鋒。可見他們的用意是要高舉他們的能力者為教皇，崇拜女基督為救主。

道德敗壞

1、他們道德標準低下。他們說：“認識全能神的義高過自己行為的義”。為了征服人他們什麼事都能作得出來。“女基督”說，只要認識她的性情，接受她末後的這步工作，一切行為上的錯誤都是小事，她都不在乎。只因“女基督”本人常用污穢狠毒的話罵人，咒罵父母為狼子狼孫，道德標準低下，故意縱容人在行為上放肆，所以她的隨從者們才敢任意妄為，做出很多違背天良的缺德事。

2、他們慣用謊言欺騙人。東方閃電的人習慣說謊，以謊言、欺騙為神的智慧，他們訓練人怎樣去說謊話騙人。在誘騙人的過程當中，他們什麼計謀都能想出來。他們如同專業演員，無論扮演什麼角色都十分逼真。他們可以謊稱自己不信主，又可以利用已接受“閃電”的人作襯托物，裝成學員陪我們

一起聽道；他們模仿我們同工的筆迹寫信騙人。他們以說謊的詭計手段為神的智慧，盡最大努力彰顯“全能神”的“實際”的一面。實乃顯出了他們的父魔鬼說謊的本質。

3、他們淫亂污穢敗壞。就這次學習期間，他們幾乎對每個同工都利用異性去誘惑。他們讓這些女人吃春藥後，向我們的一些弟兄們動手動腳，給這些弟兄們寫情書答應嫁給他們，有的還求這些弟兄們答應她們做他們的小老婆。世上能說的誘惑人的調情話，都讓她們說盡了。但弟兄們都存敬畏神的心，用神的話斥責他們。我們有位弟兄還多次看見“閃電”的女老師，一個晚上能與兩個男老師犯罪等。這些人都成了他們“講員”手中的“玩物”，成為以淫亂來敗壞人的道德、毀壞人信仰的工具。

4、他們拆散人的婚姻家庭。他們講說婚姻家庭是人犯罪以後才有的產物，進入國度時代的人當為“實際神”撇下自己的家，離開親人為“女基督”工作。凡進入國度的人都是一家人，願意跟誰結婚就可以跟誰結婚，從新結合組合新家。當我們問到他們離婚是否是犯罪時，他們說在恩典時代是罪，但在國度時代就不是犯罪了。因此那些凡加入“東方閃電”組織的男女都離開自己的家，長期不回，原因是他們規定獻身與女基督的人是不能結婚的。這種邪說，導致多少人毀在淫亂的罪中，多少個幸福家庭被拆散。

5、他們的手段卑鄙。他們對於抵擋的人採取不同的手段：用威脅的方法使人產生恐懼，用愛心服事的方法感化人的心，用錢財作釣餌的方法誘人上鉤，用冒名傳真的方法欺騙人相信，在茶水中下春藥以刺激人的情欲發動，使人難以忍受，在食物中下迷藥使你迷迷糊糊毫無辨識地接受他們所講的話，用製造緊張氣氛的方法把人困住不放，用裝神弄鬼的方法向人顯現說話，用假裝鬼附著人的方法來折磨人。總之，他們能想出來的方法都拿出來用，為的是讓人接受他們的邪教道理。他們為達到傳播和得人的目的實在是不擇手段。

6、他們的行動詭秘。“閃電”信徒對能力者是絕對的順服，有嚴厲的行政規條，人人不得違犯。他們的行蹤詭秘隱藏，一般不帶書籍，行動不留痕迹，使人無法覺察。他們把那些已經接受東方閃電的人安排在各地教會內長期潛伏，掌握情況，尋找目標，建立關係，找機會拉他們下水，想辦法把他們誘騙到“閃電”的窩穴進行洗腦訓練。他們的這種作法叫先“摸底”後請人赴席，一般3—5人，幾天換一個地方。每一次換地方佈置得都很周密，使人無機會脫身。

7、他們的組織恐怖，結構嚴謹，等級分明。自上而下排為：能力者、聖靈使用的人、省級領導、區級領導、部門領導、高手、一線人、二線人、襯托物、效力者等。他們以女基督的話為最高權威，利用誠命，行政約束該組織成員絕對順服大祭司——趙維山。他們長期軟禁人，其目的是破壞教會，推翻政府，使全世界各國都拜倒在“女基督”的權下。他們用錢財、女色買通地方公安人員，使他們接受“閃電”的教義，成為“閃電”的組織成員，替他們效力，暗中保護他們。這給政府對他們的打擊帶來諸多不便。

8、他們威脅、恐嚇人。為了征服那些不信從者，他們講了很多關於人敵擋女基督而遭咒詛的見證，且說已有幾百例。其實這些見證有的是他們瞎編出來的，有的“真實的見證”是他們故意安排而製作出來的，諸如遭車禍、被毒死、被火燒死、被人打傷、被盜竊等。他們一方面強調人相信環境的安排；另一方面，他們製造一些可怕的环境，使人感覺到他們說的話都是真的，而相信“全能者”。有些人進去以後明知是錯道，但無法脫離，因怕“閃電”對他們進行報復。有一位弟兄，抵擋“閃電”比較厲害，“閃電”的一位老師威脅他，要把他放在地下室二十年，這位弟兄說“三十年我也不接受”。

勝利回歸

他們把團契的兩位姓申的領袖軟禁在上海，前二十天是于院長講教會歷史和部分聖經的內容，沒有露出“閃電”的道理，而在其他的五個地方第五天就開始講“閃電”的道理了。他們此舉的目的是先穩住他們二位，借著兩位領袖所寫的一封信來安慰大家，又模仿他們的筆迹寫信，說“兩位申老師接受得很好”，藉此來矇騙其他五個地方的人，讓眾同工們都想：“二位領袖都接受了，我們又何苦敵擋呢？”有些同工的警惕性因此就放鬆了。二十天後他們才開始向二位申弟兄講“閃電”的道理，但他們採取了不聽、不想、不讀、不駁、不信的五步策略。無奈，他們向二位運用美人計，但被他們識破、拒絕了。至於那自稱是新加坡領袖學院院長的愛德華·於在5月6日被申弟兄痛罵一頓之後，從此就銷聲匿迹了（此愛德華·於是“閃電”冒名的）。

另有兩位同工假裝已接受並答應配合工作，從而取得了他們的信任提前出來，和外麵團契同工們合作，採取“乖僻的人以彎曲待他”之策，設“以其人之道而還治其人之身”的救人計劃。他們一方面停止了凡被綁獲釋之同工們的工作，派人把出來的人看管起來，在外面製造了緊張的氣氛；另一方面給東方閃電的人打電話報告外面的局勢，迫使他們放人；同時他們還向警方主動提供了一些線索，催促警方破案。總之，他們的目的是要“閃電”快點把人放出來。這樣作的確達到了很好的效果，“閃電”開始不斷地放人出來。

5月17日團契的靖弟兄、王弟兄等也出來了。邢弟兄和齊弟兄去看望他們，在一起交談各自被軟禁期間的情形後，大家就對出來的弟兄們產生極強的負擔。他們顧不上回家看看，就立刻決定分頭去各地看望堅固出來的同工們，憑著他們在裏面的經歷，揭穿東方閃電的詭計，揭露他們卑鄙的手段，為大家洗腦排毒。

5月25日，已經被“閃電”軟禁放出來的部分同工們，在鄭州市見面交通，共商救人和防範措施。大家一致表示要同心合意救出被軟禁的人，保護已出來的同工及家屬，並為幾位被折磨有病或藥物中毒的弟兄治病。同時也決定了必須要作的其他幾項工作，訓練同工、差派移民的工人等。

6月3日兩位申老師先後回來，他們已被折磨得體弱消瘦。當時他們心裏想，這一下肯定完了，同工們可能全部被“東方閃電”擄掠去了。感謝神，當他們得知同工們只有五位沒出來，已出來的人都沒受什麼影響時，他們的心才得了少許的安慰。

重振旗鼓

6月7-8日，福音團契的核心同工在武漢又開一次會，見面交通了下一步的工作，商議如何恢復凡參加“東方閃電”學習的同工們的工作，決定等同工們全部出來之後，召開一次全國性的同工會，好讓團契的領袖們向各地的同工們講清這次4·16事件發生的原委，以取得大家的理解。

6月10日，被差派到全國各地的40對移民宣教的夫妻們都回來了。他們從不同的渠道，得知了這次老師們被軟禁的消息，個個都是存著疑慮、不安、失望的心情，聚集到了河南省的某一地方。當他們

看到老師們一個個拖著疲乏軟弱的身體，一張張蠟黃憔悴的面孔，負擔沈重的站在講臺上，卻仍然用和藹可親、堅定有力的話鼓勵安慰大家的時候，同工們一個個流出了眼淚。原來令他們十分擔心的老師們，雖然變得有些衰老，但他們對宣教的負擔和對宣教士的關懷與愛心卻一點都沒有改變。

6月11日廉老師和魏老師剛剛回來還沒顧上休息，就坐車趕到差派會上與眾同工們見面交通，使大家的心更得安慰。值得感恩的是，在我們最艱難的時刻，借幾位老師們的禱告，神很奇妙地為這些宣教士們預備了半年的經費，解決了燃眉之急。神沒有讓在禾場上為主奔波的宣教士們空手回去。

6月14日，中華福音團契4·16事件中34位受害的同工們，借著海內外教會弟兄姊妹們的禱告、同工們多方面的努力配合及國內警方的強大壓力下，終於全部安全脫險。感謝神的保守，同工們（除山西的一位弟兄以外）靠主在各樣的試探中都能站立得住，沒有被“閃電”的道理迷惑，團契的事工沒有受多大的虧損。這是神極大的恩典，將榮耀歸給主。

歡天喜地

6月21日，團契20多個差會的同工和4·16事件受害的幾十位同工們，共100多人，在中原的某一地方歡聚一堂，大家懷著久別又重逢的喜樂心情，彼此述說著這些日子在主基督愛裏的思念，對神的拯救和保守發出感恩的讚美。

聚會開始了，團契的領袖們首先向各地與會的同工們承認這次工作的失誤，求主赦免，請求大家接納。他們揭露了東方閃電的誘騙計謀，講明瞭這次發生事情的原委。又本著聖經指出了東方閃電在道理上的錯謬。

為了清理東方閃電的臥底，證明“閃電”在我們任何人心中都無干、無分、無記念，同工們懷著加拉太書中保羅向傳異端者的憤恨，一個一個地走上講臺，奉主耶穌的名咒詛二次道成肉身的“女基督”、“實際神”；咒詛邪教東方閃電中為女基督效力的人，捆綁東方閃電邪教組織背後的邪靈。陣陣的咒詛與阿們聲，宣告了“女基督”和跟隨她之人的失敗，同時又證明了“主基督”和跟隨基督之人的得勝。

兩天的聚會中，受害的同工們一個個地聲討了東方閃電錯謬的教義、敗壞的道德、卑鄙的手段和“女基督”的那些胡言亂語的說教，並講述了各人在被軟禁期間的不同情況。每個人都講出了一段悲語道明“敵基督”破壞基督教會而不擇手段的邪惡行徑。

聚會接近尾聲，團契的領袖們在“你用主愛原諒我，我用主的愛接納你，我們彼此理解尊重，胸懷要”的歌聲中，走進同工們當中，彼此流淚認罪，互相握手表示接納。霎時間，神的靈大大澆灌在聚會中，在每一個人的心靈中運行、感動、安慰、醫治。歌唱聲、認罪聲、祈禱聲、哭泣聲、敬拜聲彙成一條滾滾奔放的河流，沖洗會場中每一個人的身、心、靈，沖走了大家的疑惑、怨言、虧欠，內疚、羞辱、軟弱和疲憊；帶來了安慰、醫治、釋放、理解和尊重。同工們又一次經歷到神的同在，沐浴在神的愛中，充滿著前所未有的喜樂，對神發出真誠的讚美。聚會在“那美好的仗我要往前打……”的歌聲中結束了。同工們從神再次獲得了新的能力，聖靈再次點燃了教會復興的火。

因禍得福

邪教“東方閃電”蓄謀已久的要一舉吞滅中華福音團契的行動，最終以失敗而告終。4·16事件的發生，顯明了我們人的愚昧，暴露了撒但的詭詐，彰顯了神的智慧。神把壞事變成了好事，叫我們因禍得福。借著此事：

1. 讓政府清楚了“邪教”與家庭教會之間的區別。
2. 讓世界教會認識了“邪教東方閃電”對教會的危害性。
3. 讓福音團契的衆位同工親眼目睹了“閃電”恐怖組織的內幕。
4. 考驗了這30多位同工們的信仰和品格。
5. 讓我們的同工反省自己已往所做工作的不足。
6. 給這些同工們深深地上了一堂認識對付邪教的課程。
7. 讓凡與此事有關的同工及家屬們打了一場屬靈的仗。
8. 大大挫傷了“東方閃電”破壞教會的銳氣。

真是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如今中華福音團契的各項工作都正常運作，34位受害同工中，除了山西的薛明學以外（有多種原因造成的），33位同工都能持守信仰，站立得穩，同心合意的抵擋邪教，堅固教會。近日團契的同工們正忙著巡迴各地教會，與各地教會的同工們一道迎接更大的挑戰。

最後向海內外同工同道們發出一個請求，請為我們繼續代禱：

1. 請特別為在被軟禁期間遭受“閃電”毒手的四位受害者代禱，他們藥物中毒，至今未愈！
2. 請為34位受害同工之一“薛明學”代禱；他因種種原因接受了東方閃電的道理，至今我們沒機會見到他，挽救他。
3. 請為我們團契34位受害同工及他們的家屬們代禱，求神保守他們不遭受“閃電”的報復。
4. 請為我們福音團契繼續代禱，使我們有力量有智慧能面對前面的路和“東方閃電”的擾亂。

特別說明：

請各地教會謹防“東方閃電”的人借用我們中華福音團契之名，用電話、寫信、郵件、發表言論等手段來製造是非，攻擊、欺騙海內外教會的同工同道們。如有此類的事情發生，請不要輕易相信，可與我們聯繫證實，以免上當。謹請大家務要提防“閃電”的詭計。

中華福音團契

2002年7月7日（星期日）

綁架前後

我是 4·16 綁架事件的受害人之一。

這是一個精心策劃的陰謀。事情要從 2001 年 4 月份說起。在河南省平頂山地區有一位家庭教會的講道人叫艾豔玲，告知他教會的主要領袖楊弟兄，說她聽說李書霞姐妹有一個親戚是新加坡哈該神學院的幹事，在廣州、北京做生意，想跟家庭教會同工見面，願意幫助有需要的人到新加坡神學院讀書。楊弟兄就與這個自稱是新加坡神學院幹事的廉 xx 父女倆見面。在交談中他們說自己是家鄉人，願為家鄉教會出點力，為那些想到新加坡神學院讀書的人提供幫助。他們要求楊弟兄寫一份自己的簡歷，把簡歷（職份、家庭狀況、教會狀況、學習要求）、聯繫電話、像片及身份證複印件都交給了廉，由他帶給神學院作決定。楊弟兄把這些東西交給他們後，他們告訴楊弟兄在簡歷上必須有帶領他的同工簽名推薦，否則學院不予接收。他們還說願和他楊弟兄的領袖見個面，當面交談。

楊弟兄找到帶領他的老申弟兄，要他（申）為自己寫個推薦信，並邀請他和廉家父女見面。見面後，申弟兄談到家庭教會缺少正規神學訓練，聖經基礎薄弱，異端邪教到處攪擾，就請廉多幫助，使更多的人有機會接受培訓。廉說：“本來我自己是生意人，回老家看看，不想管那麼多閒事，但因看到神對我的管教，多少年已痊愈的老病復發了。為這事我禱告神，向神認這方面的罪，病立刻得醫治，看來只有順服神旨，幫你們這個忙了。”他也要申弟兄的同工，每一個人都寫一份簡歷報告，他再向法院請求。簡歷交給他們後，有一年的時間沒有聯絡。

2002 年 3 月份，廉忽然又打來電話說：“神學院已經考慮再三，要廉家父女帶領神學院的餘院長及管理財物的姐妹一同前往瞭解此事。”他們到河南省的滎陽縣廉的姐姐家進行交通。在交談中他們解釋說，之所以一年之久沒有聯繫，是因為院方對招收大陸神學生各有爭執，廉家父女作了很多難。現在院長差派他們一同來瞭解實情。交談約兩個小時，我們就離開了滎陽。他們說要等進一步決定。

幾個禮拜後，廉又打電話約幾個同工見面，並把新加坡哈該神學院辦校的簡歷拿給我們看，讓我們更清楚瞭解院方的狀況。他說神學院已經同意了此事，但擔心讓我們辦理護照去學習，時間來不及；因此他們願意把哈該神學院在中國的六個家庭介紹給我們去學習。我們當時拒絕了他們的作法，說：“我們現在工作很忙，農村也快收割小麥了，不能立刻參加。況且我們到哈該神學院就讀，也不是一年半載來得及辦的事；就是立刻能去，我們也不會都去，但每年會派 2—3 位去進修。在國內學習的事以後再談。”後來看到他們的迫切及熱心，我們無法推辭，便說我們只有 2—3 個禮拜的時間。大家就匆匆地定下了此事。我們當時都沒什麼考慮，只有一點就是好好學習聖經，在真理知識上有更多的裝備，萬萬沒想到很快地進入了他們的圈套，落入所設計的網羅裏。後來我們才知道平頂山的兩個女人早已是他們的臥底。

四月十五日我們 34 位同工從不同的地區出發，到這六個地點報到（上海、青島、哈爾濱、河北、西安、湖北的中祥）。

四月十六日我和另外幾位同工從河南鄭州到了上海，他們用一輛專車把我們接到市內的一個家庭裏。剛坐下不久，就看見一位老人隔著窗戶往裏窺探。他們說是居委會的人，專愛管閒事。院長像是很著急的樣子趕來說：“環境特別不好，在上海統戰部有一位弟兄告訴他，近來教會有大逼迫，國家開始打擊家庭教會，情況危險，咱們立刻散開。”於是他們讓我們四位弟兄分開，另外還有四位蒙頭會的也要分成兩組（其實他們是一夥的）。他又找了兩部車，把我們送到上海城郊的一個家庭（事後知道我們 34 位一次就被分到了十七個家庭裏）。

四月十七日正式上課，六個老師教我們四個學生（其實我們四個中還有兩個是他們的人）。在第二天學習中，我問姓陳的老師：“你所講的好像與‘東方閃電’的人所講的一樣。”他解釋說：“東方閃電的人講聖經，咱們也講，難免有些地方會一樣。”因我們一心以為他們是新加坡的教師，就放鬆了警惕性；又看到他們非常有愛心，又溫柔、謙卑、熱情服侍，也就不太注意了。

十八日晚上，人們都到別的房間去了，有一個女的來到我的房間，跟我談話。她說自己是個孤兒，父親在文革前到新加坡去，運動一開始就回不來了，在那邊又成了家；她和母親相依為命，大學畢業後母親去世了。她到了新加坡父親的家，時間不長，父親繼母在空難中喪生，家中只留下她一人和一大筆家產，無父、無母、無兄弟姐妹。以後她和一個挂名的基督徒結了婚，丈夫到美國做生意，又有了新歡，自己非常孤單，大陸也沒有親人，因此要我做她的哥哥。我聽罷她的遭遇，就用聖經的話安慰她，她立刻雙手抱著我的手。我心想，國外人怎麼這樣開放。隔了一天，我的房間又沒有人，她又來坐在我的跟前，眼睛發直地看著我。我看到她這種情形，就告訴她：“要用主的愛感化你的丈夫回頭，千萬不要在心靈空虛的時候，失去理智，中魔鬼的詭計。”聽後她呆了一會就離開了。

過了兩天，院長要我寫封信安慰各地學習的人，不要亂跑，要聽話，要與蒙頭會的弟兄搞好關係。我不知道是詭計，也沒看出什麼，就寫了一封信。以後我還寫了兩次作業，是根據他們的要求，針對改變蒙頭派的蒙頭觀念而寫的。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把我寫的信經過電腦處理，又根據我的字體加上一些話，發到各地，真是詭詐至極！

在剛開始的二十天裏，有 2—3 位老師上課，講舊約聖經和歷史，看不出有多大的問題。大約是一個

禮拜之後，老申弟兄在衛生間內偷偷地告訴我：“恐怕這夥人是東方閃電的人，那兩個蒙頭的人也會是他們一夥的。爲什麼他們兩個沒有女人陪著服侍，我們兩個每人都有一個女人陪伴左右，一刻不離；並且我看到那個女人行爲放蕩，誘惑人，你要謹慎小心。”出了衛生間，老申弟兄說：“我們中國家庭教會是有規矩的，男女之間要有分寸，不能離的太近。”一聽這話，姓廉的女子哭了，老師們也來做解釋說：“你們說得太難聽了，廉小姐還沒有出嫁，傷了人家的面子。國外人就是比較開放嘛。”說後，哭後，她又給老申弟兄做頭部按摩（因申弟兄有腦血管病）。我想，這些人怎麼這麼有愛心，這麼能忍耐？我就找一個地方，偷偷問蒙頭派的人：“你們認識他們多久了？”他們說：“有幾年了。跟他們教會都有來往。”我又一次失去了警惕性，放鬆了。

到四月二十九日，他們說要過“五·一”了，工人要放長假，這個接待家庭的親戚朋友都要來，要我們分開幾天。於是，夜晚九點多鐘，來了一輛車把老申弟兄及兩位老師和一位小姐拉走了，我和蒙頭派的一個人留在這裏，繼續查考聖經。

五月四日，因他們講的道有不合聖經真理的謬論，我就和他們頂了幾句，不再聽他們講課。有2—3天沒有吃飯。五月五日，他們就徹底的亮相說：“我們就是傳東方閃電的。”聽後，我如五雷轟頂，怒不可遏，開始罵他們：“你們是黑社會的組織，是教會的強盜，是假基督、敵基督，是披著人皮的蛇，是國家社會的敗類。我決不會放棄自己真正的信仰，去聽從你們的鬼話。”並且我告訴他們，我的態度是：不聽、不看、不想、不辯、不信，要他們死了征服我的心。我告訴他們一切的手段都會是徒勞。我知道已經不能出去了，但不知道他們會用什麼方法來對付我。因在我的家鄉，有四位基督徒被他們打斷胳膊和腿，他們甚至嘴巴被割爛，耳朵也快被割掉了。他們住院時我去看過他們。

從此以後，他們天天罵我是法利賽人，是釘死耶穌的人，是抵擋神的人，說我要受刑罰，要受咒詛，要滅亡。那個蒙頭派的人，夜晚睡覺時還不停地鬼叫，第二天說看見異象，聽見風聲音：“神已經來了，趕快相信，不要敵擋，免得滅亡。”

五月七日左右，他們告訴我：“因你不接受，要送你回家去。今晚讓你與同工見面，明天上午讓你走。”夜晚九點多鐘，我被幾個人押在一輛車上，東轉西轉地到了另一個家，把我關閉到那裏。那是一個有十多平方米的二層樓房。我在的那個屋子裏，房門都是用繩子拴著，反鎖著，封閉嚴緊，玻璃也用綠色油漆漆得不能透光，裏外都有人看守。我睡在床上不聽從他們，也不看他們，可那個蒙頭的人卻聽從他們。他們天天講，天天罵我，不停的謬講聖經，離道反教，要我放下原有的認識和觀念。一有空閒，他們就放CD（他們的詩歌）。我白天睡不成覺，晚上也睡不著，飯也吃不香，頭像爛了一樣，心靈身體深受折磨。

有一天早上，他們忽然說都要離開，到外面有一個交通，蒙頭的那個人也走了。我想，今天可放一天假，讓我休息一下，不受這種精神折磨。不一會，那女人來了，把那三道門反鎖緊了，她坐在我的面前，嘴裏不停地嚼著什麼東西，開始向我進攻。當時我在床上睡著，她就去抱我親我，說一些厚顏無恥的話，我竭力反抗，不停地禱告，求主救我脫離試探；最後實在沒有辦法，就坐起來高聲宣告：“我是基督徒，我是有婦之夫。”她沒得逞，只得離開。

在最後的一個禮拜裏，因我砸他們的窗戶，高聲求救，他們也不再讀他們的鬼話。

六月三日下午，我被幾個人押到車上，把我送到上海火車站。扣押了這整五十天，當我回到家中時，已被折磨得不像人樣，面色蒼白，骨瘦如柴。回來之後，才知道家人早已得知我們被綁架的事。是東北一位姐妹跑出來，告知了各地的教會，弟兄姐妹都為我們迫切地禱告；又有兩位弟兄也打了出來，並且大家向公安局報了案。在警方的壓力下，閃電的人被迫釋放了我們。若不是這樣，我們真不知道是死是活，何年何月才能逃出他們的魔掌。

六月二十日，我們開了一個深揭狠批“東方閃電”的聲討會，每一個被綁架的人都述說了他們的遭遇，說到東方閃電使用欺騙、詭詐、錢財、找工作、女色勾引、迷藥、春藥、異夢、異象、裝神弄鬼、兇惡大罵、離間威嚇、分別隔離、精神控制、家庭騷擾等種種卑鄙手段。

借弟兄姐妹們的交通及對“東方閃電”的聲討，大家都認識到以前對東方閃電認識不夠，警惕不夠，對法律的觀念淡薄，造成教會莫大的虧損。聚會中大家也定了對付東方閃電的以下各種措施：

- 一、 要大講特講如何防備東方閃電假師傅的侵入。
- 二、 要剷除臥底，聚會時要每個人都奉耶穌基督的名宣告咒詛“東方閃電”。
- 三、 抓到“東方閃電”的傳播者，要立刻報警。
- 四、 若是遇到綁架，要高呼求救，寧願落入公安，也不落入邪教之手。
- 五、 若被綁架，要保守己心，敬醒禱告，不聽、不看、不想、不辯、不信。

- 六、 綁架獲釋的人，要暫停工作，接受察驗，誠實交待，大家對他們要愛心關懷。
- 七、 同工們對醒悟過來的受害者，要接納，彼此信任，不中魔鬼的詭計。
- 八、 對認識不清的可疑者，要憑著愛心、信心和儆醒的心對他們進行挽救勸勉。

前車之鑒，後世之師。願弟兄姊妹們都謹守儆醒，防備抵擋異端邪教的詭計，遵主的真理而行。

申弟兄

2002/7/27